

雪盦隨筆

(一)

(本文插圖刊第41頁)

●張目寒原著。樂恕人校訂

大千居士九十冥誕，流風餘緒，撫拾不盡，偶理舊篋，欣然發現我與大千居士及其義弟張目寒兄三人合影一幀。大千繪事，譽滿天下。目寒小品，生動雋永，唯傳諸於世者有如鳳毛麟角。特為中外雜誌翻箱倒櫃，覓得三十四年前目寒伴同大千、黃君璧、郎靜山諸大師暢遊西子、陪都、蓉城、灌縣、峨嵋、劍門、萬安驛諸勝迹所作之隨筆。游踪千里，韻事無窮，大千居士曾為目寒此一「雪盦隨筆」作序，而目寒則以記末之跋屬我，悠悠三十餘年，大千目寒義昆仲先後物化，而我之跋猶付缺如，愧對故人，莫此為甚。爰將此必將傳世之傑作送請中外雜誌刊載，並略綴數語於篇首，以誌吾過。

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樂恕人於臺北

張大千序雪盦隨筆

吾弟目寒，天資峻介，爽邁自得，性嗜書畫

，而不耐於臨摹，隨興為文，又不樂於雕飾，蓋涉筆成趣，聊以自適而已。比年以來，播遷海上，散值之暇不廢讀書。時或造述，皆有關乎藝事，雖云小道，亦多可觀。頃得若干篇，共成一帙，遠郵寄至，屬予一言。予既喜弟之好事，而益感於吾兄弟之契濶，憶昔年與弟侍二兄善子於姑蘇網師園時，晤言一室，往往竟夕，論書畫、論文字、論古今藝苑賢俊，遇與會處，二兄必掀髯而喜。

今弟既窮愁島隅，予復飄寄異域，而二兄丘壘萬里，歸祭無日，能無愴痛。嗚呼，吾生有涯，世變難知，留一卷書於人間，不猶勝微塵散太空耶。迫於行旅，為識數言。民國四十五年丙申春三月張爰大千時客日本江戶。

雷峯塔鎮壓白娘娘

民國二十八年大千兄卜居青城上清宮，以重慶時受敵機轟炸，特函余夫婦前往小住。山中風景清幽，為平生所少見。而紫虹（張目寒夫人朱紫虹女士）猶時時念故鄉杭州，夢魂常在六橋三竺間。八兄因贈以雷峯塔經卷，並為繪雷峯夕照

圖以慰之。兄題詩云：

零落西城越國碑，殘經一卷價論千；
畫圖認取黃妃塔，猶有斜陽照碧天。

跋謂「已卯與寒弟虹姊同在青城山消夏，偶檢行篋得此卷，並寫圖以贈。虹姊有別莊在湖上金沙港，亂離不得遽歸，得此圖聊當臥游，慰情於萬里外可也。」題後意有未盡，並錄重遊西湖舊作於後云：

三年我不到杭州，重見青山水上浮；
高並兩峯雲曖曖，陰沉一徑竹修修。
黃妃塔已成秋夢，忠烈祠空認舊游，
瓜皮艇子無多大，載酒還教一日留。
圖之右角，修竹成林，蕉葉掩映，中有小屋數間，意為紫虹的別莊。後監院同事嶠錢經宇（智修）先生見此圖，以為用筆秀逸，有趙松雪「鵲華秋色」意味，欣然為題兩絕句云：

萬里王孫歎轉蓬，西湖空憶舊藩封；
白公堤畔黃妃塔，開卷真如在夢中。
佛力降魔事渺茫，陀羅經在塔基荒；
可憐胡騎馮陵日，政有朝官禮法王。

經宇先生為錢吳越王後裔，民國初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輯，主編東方雜誌及少年叢書，介紹中外歷史偉人，以鋒利的文筆，熱烈的感情，啓迪青年，當時受其影響者甚衆。勝利甫屆，忽爾逝世，回思昔年同在重慶郊外，金剛坡寄寓，朝夕過從，藹然氣象，彷彿如同昨日事。按雷峯塔，為吳越王錢俶妃黃氏所建，俶自為碑記云：

諸宮監尊禮佛螺髻髮，猶佛生存，不敢私秘宮禁中，恭創窰塔波於西湖之滸，以奉安之。始以千尺十三層為率，爰以事力未充，姑從七級，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，塔曰：黃妃。

是塔本名黃妃，而以雷峯塔名者，以南屏山下舊有雷姓居於塔旁，世俗因呼之曰雷峯塔。塔在南屏山上，每當夕陽西下時，塔影波光，相映波光，相映成趣，故世所謂西湖十景，而『雷峯夕照』居其一。民國十三年九月，全塔傾圮，塔中所藏經卷遂出。經皆木刻，字極精工，當時轟動一時，每卷價值甚昂，好事者爭相收藏，皆因五代時版刻，猶早於宋版書的緣故。故竹谿沈氏為題詩有云：『於今影共斜陽散，經卷留看有所思。』至於錢經宇先生詩所謂『佛力降魔事渺茫』者，所指的都是一段頗為羅曼史的神話。按『湖壩雜記』云：

雷峯塔，五代時所建，塔下舊有雷峯寺，廢久矣。嘉靖時，東倭入寇，疑塔中有妖，縱火焚塔，故其簷級皆去，赤立童然，反成異致。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，建塔相鎮。大士屬之曰，塔倒湖乾，方許出世。崇禎辛巳，旱魃久虐，水澤皆枯，湖底泥龜裂，塔頂煙燄薰天，居民驚相

告曰：白蛇出矣，互相驚懼，遂有假怪以惑人者。後得雨，湖水重波，煙燄頓息，人心始定。

據徐逢吉『清波小志』引『小隱日記』云：『宋時法師鉢貯白蛇，覆於雷峯塔下』，足見小說所云『白娘子永鎮雷峯塔』的傳說已經很久了。於是盲人據以為彈詞，尤為家庭婦女所歡迎。文人復據以編作『白蛇傳』，亦即所謂『雷峯塔』者。然版本亦多，故事大體相同，而間有差異。

白蛇傳風行三百年

故事謂峨嵋山中有一白蛇，竊食西王母蟠桃後，修煉若干年，成為白雲仙姑，乃以塵念未斷，欲結姻緣於人間，因自稱白娘子。又借修煉千年之青蛇，同化人身，遊戲人間。白蛇為蘭秀，青蛇為侍女，物色人間少年——為侶。清明節於西湖上鍾情一少年名許宣者，因作法為風雨，求共載許宣之小船以避雨。舟中兩心相許，期後會而別。翌日許宣訪白娘子，約為婚姻，白娘子且贈以白銀百兩。適官庫失寶銀四十錠，許之姊婿見其所得之銀兩錠，即庫所失者，甚為驚異，遂令許生遁至蘇州知友處以避嫌疑。姊婿復告之官，因往白娘子家搜索，果得官銀，而白娘子與青兒忽隱而不見。旋白娘子至蘇州訪許宣，仍為夫婦。一日許宣赴神仙廟，廟主見許生身染妖氣，給以符籙，祓除之；白娘子復破其法，許生乃不疑焉。後值端午節，許宣強白娘子飲雄黃酒，白娘子醉臥現原形，許生見而驚絕。白娘子乃登嵩山，向南極仙翁求仙草，許生得死而復甦。值

秋，虎丘桂花盛開，許生出遊，白娘子囑冠八寶明珠巾。巾為蕭太師失竊之物，許生因而被捕，經審訊之下，知為妖怪作祟，許生因得赦罪，逃往鎮江，寓何員外家。白娘子又追蹤而至，許生不納，員外見其端秀，強勸許生，與之同居。鎮江金山之法海禪師，為奉佛旨除白蛇之害掛錫於此，時白娘子以狂風劫取湖北商人之檀香，為法海所知，因留許生，欲除白娘子，白娘子以法海法力無邊，因與青兒指揮水族，發大水攻金山寺，欲奪回許生。法海告許生云：汝孽緣未滿，可暫歸杭州，在姊夫家與之同居。既而白娘子來西湖，已懷孕，且臨月，至斷橋時，腹痛不能前進，青兒扶之，憩亭中。許生偕法海至，過斷橋，遇白娘子，白娘子責以負情，意極淒婉。遂相偕至姊夫家，時姊新生一女，白娘子與之約，如腹中所孕者為男，則訂為夫婦，既而果舉男。此時法海卓錫淨慈寺，許生往謁，法海約以明晨前來收白娘子，次晨法海果至，當白娘子梳粧之際，將寶鉢罩白娘子頭上，白娘子頓時化為小蛇蟠居鉢中。同時法海並命揭諦神捉青兒以去。於是法海乃囚白蛇於雷峯塔下，告之曰：『白蛇聽者，雷峯塔倒，西湖水乾，許汝再出世。』

以上是乾隆年間方成培改本『雷峯塔』故事大概，據日本青木正見氏云：此本為四卷三十四齣，校以『綴白裘』及『六也曲譜』，曲白均甚有變易，結構却無大差異。見青木氏所著中國近世戲曲史第十一章。

狀元祭塔聽者淚下

據全劇故事看來，白娘子雖是異類，然多情有人性，不料她所愛的許宣，庸懦薄倖，竟向好管閒事的法海禪師出賣了所歡；致白娘子於未被收以前精神重受磨折，被收以後則永錮塔中萬劫不復，悲涼遭遇，令人同情。故事中心思想，不外表現魔不勝正，佛法無邊。但據「綴白裘」之「水鬥」一事看來，（綴白裘所述與方成培本不同）白娘子也不是好惹的，法海禪師亦大費手脚，若非有一領袈裟，金山寺老巢也要被大水沖跑了。及用寶鉢想將白娘子罩住時，又因白娘子懷孕在身，此兒是將來狀元，故「纔祭起寶鉢，被文曲星托住，不能罩住此妖。」於是同許宣約定，令其將白娘子騙到杭州姊夫家，俟分娩之後，便下毒手。這充分的表現出許宣的性格，既庸懦自私，又陰險薄倖；相反的，白娘子的愛情，却堅貞不渝。又如綴白裘中之「合鉢」所述，白娘子既經分娩，方自慶幸，欣然同青兒道：「奴家自寬許郎之後，雖則一載有餘，幸喜生下齊麟兒，已傳許門之後嗣，也不枉受盡許多磨折也。」這話該多深刻動人。又云：

俺昔日覓有緣，過了這潘郎面，俺須是打疊起蜂迷蝶，纔能般般美滿姻緣；只道是飄飄劉阮入天臺院，全不想幾番受顛連；到今朝腮邊豔，只看俺俏盈盈也麼哥，兀的不喜盈盈也麼哥！

這樣熱情真摯的表示，不特沒有感動了許宣，他却私下說道：「此時不下手，更待何時？」於是借為娘子簪花，竟將法海禪師的法寶罩下來了，反而忍心說出：「孽畜，你也有今日！」白

娘子金石一般的愛情，落得如此下場，還有什麼可說的。我想這劇作者，定別有感慨，所以處理這一人一怪，兩相對照，令人感到人心之險毒遠不如妖怪之真誠也。

後來白娘子的兒子，中了狀元，因家祭祖，才曉得母親當年被法海禪師收伏以後，押禁雷峯塔中，特來塔前，懇求塔神，許母子一見，這在京戲中純由白娘子一人唱出，其中最動人的句子如：

娘好比月當空被烏雲遮透，娘好比瓦上霜日出方休，娘好比弓斷絃不能接救，娘好比水東流不能回頭。喜我兒中了狀元魁首，願我兒封妻蔭子青史名標在五鳳樓。

回憶幼時在故鄉河沙灘看社戲，每演「祭塔」，鎮上婦女，皆爭先前往，當唱到這幾句時，聽者往往淚下。三四十年来此戲依然流行，足見其在戲劇藝術上，自有其存在的價值，至其價值所在，與其說是神話的，不如說是悲劇還為確切罷。

拉雜寫來，意猶未盡。「佛力降魔事渺茫」即此作結罷。

渝灌步伍都覺有情

民國二十七年秋，借內子紫虹，避地來渝，寓於郊外曉莊，二兄善子所賃之別墅也。次年四月，八兄大千自青城山來書，備言山中風物清麗，氣象萬千，山山紅葉，處處流泉，盼余夫婦往遊，以證其言。且云畫展在即，尚可一觀山居近作。余亦以與八兄烽火中相失甚久，問雖在渝小

聚，猶未能傾積愫，遂決計偕眷往焉。途中所經見者，排日誌之，名曰渝灌攬勝記。

四月十四日，挈紫虹自重慶兩路口站登車，踰上清寺，轉灣而駛至小龍坎，有支路可通沙坪壩，中大重大南開諸校在焉。至新橋，漸入山路，螺旋至老鷹岩，兩峯之間，聯以長橋，車初經橋下，再盤旋行橋上。踰橋至山洞，工程設計極巧，相傳為水利專家李儀祉先生當年所擘畫。過山洞，則漸平坦，左右崗巒起伏，田疇參錯，不復知登陟之險也。至歌樂山，層巒聳翠，高出雲霄，再前為金剛坡。山鵬鸞發，光豔照人。路復盤旋而下，蓋自山洞至金剛坡一段山梁，為重慶西郊最高地帶，氣溫較渝市為低，夏季則多風而涼爽，兼有龍洞水，甚甘冽。故機關林立，市面日益繁盛。達陳家橋，極目四望，平疇煙樹，邛落離離，至為幽逸。抵青木關，密箐蔽空，連麓交映，附近村鎮木柴多取給於此。道經其下，如行空翠中。青木關為渝境第一關卡，右行則為通北碚之路，過青木關第一縣城為璧山。寰宇記云：「此地四面高山，中央平田，周圍二百餘里，唐天寶中諸州逃戶多投此營種，以中有孤山，西北二面險峻，東南面稍平，土人號為重璧山，」縣因山為名。聞有西溫泉去璧山四五十里，未及往遊為憾。車至來鳳驛，已十時半。飯焉。沿途菜花如黃雲，隨風盪漾，蠶豆半已結實矣。過永川縣，街衢修整，人煙稠密。至榮昌縣略事休息，站旁有塔，屹立天下，蓋文風塔也。踰安富鎮至隆昌縣，汽車以添油停。明曹能始云：「隆昌新設之地，古跡無聞，予問諸劉給事有金鵝洞焉

。『溪水東來，遶城里許，孤山柱立，水環其址

，下爲懸崖，壁立千尺，飛流千墜，常時如匹練，如散珠。及至溪水暴漲，倒立懸垂，雷聲衝激，聞數十里，細霧麈塵，飛灑千步，亦奇觀也。

峭壁中有洞，方廣丈許，人跡難至，疑鬼工所鑿，名曰『金鵝』，不知所本。俗傳有藏金鵝其中，或以銅鵝換之，故曰『換鵝洞』，其編戶亦有換鵝里云云。惜車行匆匆，未能駐足賞觀也。所產夏布，色白而質細，取價亦廉，殆非他處所能及。適禱木鎮渡中江，沿途漁莊小艇，幽邃可愛，麥已成穗作花，香風滿畦，風帆煙樹，沙鷗出沒，如入畫圖。志云：『中江源出汝山，自灌口分支，經懷口入簡州，歷資江而下爲中江，經三堆山下，西折而東，至縣，復東折而南至梓木鎮。

又南折而西，至黃市。市距三堆十五里，一水周環十餘里，而縣當其中，故曰中江，江去城不百武，與城內桂湖相通，以盈縮清濁知之也。』午後六時餘，車止內江，憩於相因旅社。地爲成渝公路之中心，以產糖著聞，有甜城之譽，余與紫虹尤私喜者，以此地爲吾二兄善子八兄大千之梓里也。兩兄指揮畫理，脫手雲煙，領袖藝壇，高名遠播，必得山川清奇之氣，故能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也。內江文風自古稱盛，唐玄宗時范崇凱獻花萼樓賦，爲天下第一，遂以賦名其山，其弟元凱亦能文，時稱『梧桐雙鳳』。縣境又有石筍山，下圓上銳，簞時漢表，倩影枕江，則長虹滿地，新月初上，則明燭當天，形家謂爲邑之地軸，以三堆爲天闕云。因與紫虹繞市一週，歸途寒月欲斜，以善子大千之故，步履所經，都覺有

情，不僅空桑之戀已也。

薛清工詩管領春風

十五日。晨六時開車，行數里，車損，余等

下車散步，有售櫻桃者，珠光粲粲，晶瑩可愛，悠然有玄武湖之思。車修後至資中。宋景云：『東蜀領郡十六，而江山瑰琦，以資中爲最。資中勝遊十數，以北巖爲最。北巖去郡半里，在慈恩寺之東。』唐盧并詩云：『地靈無俗草，巖

靜有仙禽』者此也，郡志云：『巖巔古像，半蝕苔蘚，乳泉滴瀝，四季不絕。城南五里重龍山，一名南巖，巖崒盤屈，隱若龍轉，有亭閣梵刹跨其上，』江山城市，歷歷可觀。至球溪河循例午飯，四望空曠，有舉頭天外之概。既達資陽，忽憶大千去多致余書云：『來時必經資陽縣，此地廣柑又大又好，才數分錢一枚，其味與色均在美國之上，來時宜多買也。』惜時期已過，賣柑者寥寥。至簡陽，地當成都東南，瀕沱江，與絳水會口之西。境內產鹽豐富，以城北之石橋井爲集散地。昔曾設有鹽場知事，管理稅務。沱江自此以下，可通小汽船。縣爲唐李淳風故里。有故宅在縣治道院之後，望湖樓在焉。登樓一望，湖光山色，交相輝映，一泓碧水，數樹垂楊，畫閣平橋，蕭然自遠，亦不可多得之佳境也。復前行

羣雄睥睨之所，與華陽同城而治，據岷沱二江間

之錦繡平原，溝渠交錯，物產豐富，此諸葛武侯所謂『益州險阻，沃野千里，爲天府之國也』。城瀕錦江西岸有皇城少城外城三重。皇城在中央，係明時蜀藩之故宮。少城在西南隅，即廢清駐防旗人所居。外城周二十餘里，秦張儀所築，經明清迭次增修，雉堞崇宏，觀瞻頗壯。其中人煙稠密，市容繁昌，洵西南一大都會也。旋散步市區，街道修整，道旁古木，參天蔽日，具有北平

姑蘇之長。余睹此地風物之佳，景色之麗，不禁興東歸之念，『錦城雖云樂，不如早還家』，家國之感，古今同之。

十六日。天氣晴朗，乘車赴東門外望江樓，樓前臨錦江，擅芳華汀洲之勝。院內有薛濤井，爲錦城名蹟之一。全唐詩薛濤傳云：『薛濤字洪度，本長安良家女，隨父宦，流落蜀中，遂入樂籍，辨慧工詩，有林下風致。章舉鎮蜀，召侍酒賦詩，稱爲女校書。出入幕府，歷事十一鎮，皆以詩受知。暮年屏居浣花溪，著女冠服。好製松花小箋，時號薛濤箋。有洪度集一卷。』濤有錦江春望詞云：『花開不同賞，花落不同悲，欲問相思處，花開花落時』。其二：『檻草結同心，將以遺知音，春愁正斷絕，春鳥復哀吟』。其三：『風花日將老，佳期猶渺渺，不結同心人，空結同心草』。其四：『那堪花滿枝，翻作兩相思，玉箸垂朝鏡，春風知不知』其才情可見一斑。王建寄濤詩云：『萬里橋邊女校書，枇杷巷裏閉門居，掃眉

才子知多少，管領春風總不如。」極致傾倒之意。今則垂楊繞井，間以桃李，無復枇杷扶疏之勝矣。樓中名聯甚多，就中以陝西涇陽伍生輝一聯最膾炙人口。聯曰：『古井冷斜陽，問幾樹枇杷，何處是校書門巷？大江橫曲檻，佔一樓烟雨，要平分工部祠堂。』

十七日。晨，驅車出小西門，逾青羊宮。宮爲每年錦城花會之所，沿途園疇衍沃，廬舍與竹樹交輝，經流花溪，小橋流水，柔麻遍地，掩映竹樹，斷絕塵氣。有石刻浣花夫人像。成都記云：『夫人姓任氏，崔奪之妾。通鑑：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，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，旰妾任氏，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，自帥以擊之，子琳敗走，朝廷加旰尚書，賜名奪，任氏封夫人焉。』過百花橋至草堂寺，籠竹如烟，檀木滴翠，比至寺前，適駐軍隊，經許可，始能入，碑目云：『益州草堂寺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，代稱絕迹。』李文饒跋云：『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，獲見圖狀，乃知草堂繪事，靡不逼真者。』昔日勝蹟，今不可親。工部祠堂亦僅茅軒三楹。中祀工部。以陸放翁黃山谷左右配享，軒內隙地，皆爲兵士臥舖，想工部生前憂勤家國，當亦不以爲忤也。

十八日。遊成都附郭各名勝，大千知余等至蓉，即派人來蓉云：『相待已久』，予亦思兄殷切，遂整行裝，備明日啓行。

張儀故址李冰遺澤

十九日。晨赴西門車站。西門城樓，即秦張儀樓故址，重閣複道，高逾百尺。初儀築城，傳

說因神龜，然實順江山形勢，以城勢稍偏，故作樓以定南北。七時開車，至犀浦，車壞，余等赴鎮小遊，且作便餐。寰宇記云：『犀浦縣，周垂拱二年割成都之西鄙置，蓋因李冰所造石犀以名』，車修復時已十時許矣。至郫縣，稍停。此地產酒，即見於古今歌咏之郫筒者是也。志云：『治內東土壘墳起，下有池，其底有井，謂之郫筒井，井畔產巨竹，剝爲筒，汲水而釀，包以蕉葉，纏以藉絲，信宿香達於外』。或云：『山濤治郫，以筠釀醪酒，旬日香聞百步』云云。過此行至竹瓦舖，度小橋，波濤洶湧，奔流其下，蓋岷江之支流也，沿途竹樹交映，青翠滴衣，胸襟爲之一爽。險崇義鎮，遠望碧峯，嶮然突起，上千雲霄，已非他山可比，愈近愈幽，乃青城三十六峯也。將達灌縣，遙見『雄鎮都江』，閣樓巍然，聳立天半。二時許抵車站，下榻於四川旅行社，乘間作附郭各名勝區之遊，出南門至離堆公園，林木參天，蒼藤蔽日，園盡有觀，顏曰：『伏龍』，蓋秦蜀守李冰之專祠也。前後殿三重，建築宏巍。觀後右側，下臨離堆之極端，即李冰所鑿之進水口處。水流湍急，俯視寶瓶口，曲折若束，象鼻石峙立水中。隄堰志云：『粵自神禹導江正源，至石紐，出汝川而南，其北無水。秦昭襄王時，蜀守李冰鑿離堆虎頭於江中，設象鼻嘴七十餘丈，首濶一丈，中濶一十五丈，後一十三丈，指水十二座。大小釣魚護岸一百八十餘丈，橫瀦洪流，故曰都江，以分岷山之水，北折而東，灌漑蜀郡田疇以億萬計，蜀用富饒，號稱陸海。』於所逼處又設護岸，蓋籠石附岸，水不蠹

土，而渠可堅久，指水數十餘處如象鼻狀，以扞之，皆冰之所作也。觀下石上垂有鐵鍊，相傳李冰鎖孽龍於此，其實以便遇險時，舟子握之，可以孫升耳，觀之西北隅，在離堆極端，其下與人字堤銜接處，有觀瀾亭，登亭見江流滾滾，堰內外諸流，派別分明，西望青城，俯臨花洲，白浪碧波，神怡意遠。出西門登玉壘關頭，經禹王宮，至二王廟。古今集記云：『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鎮湔江，五石犀以壓水怪，鑿離堆山以避沐水之害，穿三十六江灌漑川西南數十州縣稻田，自禹治水之後，冰能因其舊跡而疏廣之。』父子治水，偉績豐功，不在禹下，故山上祠宇有二王廟，依山建築，宏壯巍峨，背山面水，風景絕佳，廟址地勢甚高，各建築物，前卑後崇。後殿位於高山者，左爲飛鳥樓，右爲文武殿、龍泉池，池水飛瀉，清澈如鏡，晝夜不絕，再後有魁星閣，位置最高者爲老君殿，倚欄一望，岷江上下游及都江堰河流，形勢之雄偉，工程之疏密，一覽無餘。遙對青城山最高峯，趙公山晶晶積雪，覺祖詠終南陰嶺之詩，恍在此間。最後步至索橋，橋全部用竹木所造，橫跨岷江，爲兩岸交通孔道，名安瀾索橋，橋長里許，計分九節，其正中節適懸互於都江魚嘴上，橋之東端，跨於內江，而其西端則跨於外江，每索粗如盤口，以數百十竹篾編之而成，長約一華里半，以其兩端盤繞於粗木柱上，使索懸空，總計十有九索，平行排列者凡九。上鋪木板，是爲橋面，兩旁各列索五條，是爲左右護欄。橋之寬度可二馬并行，當過橋時，因而懸空，震盪殊甚，橋面鋪板，疏隙頗

多，橋下江水洋洋，驚濤駭浪，奔騰足下，瞰之目眩神搖。

大千三亭植梅萬本

二十日。晨，乘滑竿赴青城山，出南門四里至馬家渡，過渡四里為玉堂場。過此而往，溪山如無盡之畫，遠山舒青，近水沉碧，又畫圖中之小小點綴矣。達馬家店，繞道入山，漸趨漸幽，愈近愈秀，羣山競翠，衆壑爭流，修篁遍野，叢木彌望，攝衣而前，履危坡，登險崖，至一亭上，水聲淙淙，松杉迴蔭，蒼翠欲滴。時天宇清明，仰見青城四面諸峯，高聳雲表，如招手相呼，為之忘倦。石磴兩旁密蔭中，有玉簪花，輕盈搖曳，點綴其間，幽香四浮，經圓明宮，壁上有聯云：『瘦藤長簪，石榻晴嵐欲枕夢。疏苑不茸；竹橋流水隔溪聲。』宮外松竹森蔭，異鳥爭喧，信塵世之仙都矣。大千命心一、蕪初兩姪迎接於此。經丈人峯旁，層崖復壁，巖如雉堞，杳如飄霞，古謂之赤石城，祀黃帝寧封子。道家傳：『黃帝青城山為五嶽丈人，乃嶽瀆之上司，真仙之崇秩，故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也。』昔有丈人觀，五代時道士張素卿畫五嶽四瀆十二溪女於壁，詭怪生於筆端，蜀主命學士歐陽炯為之讚，待詔黃居實題以八分，時人歎為三絕。今僅三三黃冠，鶉衣破帽，見客至望望然去，無復昔日之闕麗矣。再上為五里坡，絕巘峭壁，大江環流，循磴而上，夾道松栝參差，凝翠流丹，忽覩巍峨琳宮。二姪遙指曰：『此乃上清宮也。』山門前有銀杏兩株，一雌一雄，其大數圍，直幹凌霄。

時八嫂携小姪琳初又迎余等於宮前。門旁一聯云：『境入上清，半點紅塵飛不到；壇闢無垢，滿天花雨散香來。』山門以內，中為玉皇殿，左為文武殿，右為輪蒙樓，旁有靜室數椽，極幽雅，軒窗高敞，山翠撲人眉宇。院內多海棠紫荊，映蔭左右，玉蘭芝草，處處不絕，時大千應友人約將舉行畫展於成都，方解衣磅礴，以抒寫其胸中逸氣，聞余齊至，投筆以迎，握手言歡。予曰：『此聚固佳，但天地間不免要少傳幾幅名畫』，遂相與一笑。山中風雨晦明，四時之景不同，陰晴變幻，朝夕之象迥殊，尤以趙公山下八封臺上之雲，瞬息萬變，極宇宙自然界之壯觀，非筆墨所能記其萬一。宮之後有望坡崖，即宋白雲先生張俞登此望坡公之歸蜀處也。四面俱崇山夾峙，上則蔽遮天日，下則奔墜峭削，深奧非復人境，西望大面山，一名趙公山，隋趙昱隱於此，故以名也。氣勢雄偉，雲氣時出時沒，來去無定。春多積雪封徑，皓若銀海，友人劉成禹君來遊，贈大千詩云：『望坡崖上髻種梅，醉想松風亭子開，萬樹梅花萬坡影，麻姑灑掃過君來。』跋云：『麻姑池上橫互最高峯，下臨絕壁，名望坡崖。大千先生上築三亭，種梅萬本，今髻遙映古髻，應刻東坡諸梅花詩於壁。』又詩云：『仙壇峯立上清班，巖翠陰陰叩玉關，畫裏洞天人不到，萬梅花擁幾亭山。』跋云：『宮後峭壁，人跡罕至，大千先生荑荆通徑，植梅無數，貫以三亭子，遊人知宮後有徑，不知別有洞天也。』扶邛直上，為第一峯，古名高臺山，山勢東北行而西南傾，峯巒秀拔，襟帶諸山

，登嶺四望，寥廓無際，俯瞰岷江如帶，溪環三面，木蔚千章，陰晴變態，莫可名狀。上有亭，亭上有樓，登樓遠眺，心胸更開，不獨南上峨眉，東觀三峽劍閣棧道巖嶺雪峯，為足眺賞已也。劉君詩云：『挿城三十六芙蓉，日射金袍第一峯，筆底雲來橫海氣，趙公燈接丈人鐘。』跋云：『上清佳境，日觀日出，日神燈，曰江野，峯巒在目，然最奇勝處，在雲霧迷濛一片中。趙公山繁燈，與丈人峯鐘聲相呼應。大千先生將披雲霧，手寫此圖。』名士所經，動成佳話，與名山相得益彰矣。山中昔有瑞聖花，一名太平花，又名絳華，高尋丈，秋開，四出與桃花類，數十附共為一花，繁密若綴，先後繼開，九月不萎。後移故宮，今殆絕種矣。鳥如紅畫眉、白喜鵲等，它如知更鳥，聲款款如擊柝，以欲喚醒世人之迷夢者。劉君詩云：『畫情花鳥媚仙家，紅畫眉風白玉鴉，莫笑逃秦人好事，山中難見太平花。』跋云：『大千先生談山中物產，有紅畫眉白玉鴉朱燕，若太平花自故宮移後，今絕迹。北京西山戒壇寺，見百餘叢，清恭王由故宮移植也。名土茉莉，將移歸山中。』而紅葉與蝴蝶，不分四時，遍佈山中，余曾信手折紅葉一枝為瓶供，大千見而悅之，為寫生，題云：『青城山中蝶大於掌，綉彩偉於羅浮，而茂樹翁翁中，時有紅葉，益令人思秋冬之際，霜葉滿林，光豔如花，蝶夢為之栩栩也。己卯六月，寒弟折紅葉為瓶供，小兒輩撲蝶多種，遂對影寫此，以記一時笑樂。』(未完待續)